

清遠寺白果樹





M6
I226
468



3 2173 5497 0

目錄

百靈鳥.....	1
虹.....	6
稱虎.....	15
旗子.....	22
鐵錘.....	30
灌園道上.....	38
四十年.....	43
烏克蘭草原復興了.....	48
濱道夫和白菓樹.....	55
老太婆和她的兒子.....	59

294568

老頭兒和他的女兒·····	67
你是從湘江來的嗎·····	75
當我們還能在一道的時候·····	79
人民歌者·····	83
望中原·····	86
去年今年·····	92
紅 棗·····	94
媽 媽·····	96
一朶紅花·····	99
再見了小樓·····	105
喜 事·····	111
五十年·····	122
後 記·····	127

百靈鳥

天剛剛才打明

那是什麼在叫呀

從草地飛上了天空，

樹葉托着露水珠那樣靜，

那在天上唱歌的不就是百靈。

那歌聲從深綠色的樹葉

落在地上

那滿開着玫瑰花的地上

充滿了愉快的生命的歌聲



大地靜靜地蓋着紅花被睡着。

那歌聲飄在半空

碰不到雲彩也碰不到風

天上是那樣灰蓬蓬

好像這歌聲並沒有誰肯聽。

只有屋脊上跳來跳去的麻雀

吱——吱——地在講些什末，

好像是受了點什麼壓迫

發一發牢騷快活快活。

百靈鳥在天上唱自由的歌

那聲調有多末利爽，

誰聽了那樣愉快的歌

能不高高興興把過去的擺脫，
好像在新世界上新找到了什末。

在樹梢上在屋脊上

在煙囪上在電線上，

那討厭的霧氣來了來了

白色的煙幕把什麼都吞掉了，

麻雀在白霧裏聲音有些打顫

張開翅膀躲在屋檐下面。

玫瑰花索性再睡一回

管它呢，青草低着頭權當在打盹，

樹葉上的露水珠發了慌

撲嗒撲嗒地落在地上不見了……

大地蒙在白霧底下
怎末啦，不聲不響地
好像在等着誰替它說話。

這時候百靈鳥張開了翅膀
仰着頭站在樹枝上，
那樣唱着戰鬥的歌
聲調裏充滿了快樂，
翅膀興奮地擺動着
煽開眼前層層的霧氣，
麻雀和花草看一看自己
悄悄地聽着百靈鳥的歌曲

百靈鳥在歡笑着叫着
聲音衝出了白霧的包圍，
在那亂滾的白霧上面
是多末好的一個晴天，
太陽像一面紅鏡子
圓圓地掛在東方的天邊，
聽呵，百靈鳥在歡呼着一陣風一陣風
得意的白霧就要在風裏消散。

一九四四年四月廿六日晨

虹

街上鬧嚷嚷，

看哪，在那雜亂的人羣裏

那是誰呀，

脚步是那樣急忙忙，

那比蘋果還新鮮的臉上又那樣安祥，

怎末？是你微笑着從對面走來了，

這叫我怎末不停下脚步

望着你，連一句話都說不出。

你那郎當在前面的兩條小辮

還是三年前一樣的小辮呀，

你那灰色的軍裝還好嗎？
多啱換上了黑色的旗袍？
我知道你是剛從前方來，
先別開口讓我猜猜，
你是要告訴我那颼大風的北方
你種的豆子在山坡上怎樣？
怎樣在風裏雨裏你跑到山頂上
找到有土的地方就開荒，
怎樣你背着口袋拿着槍
在敵人的空當裏你來來往往，
還有山溝裏那幾株桃樹
曾聽着你唱歌陪着你看書，
那桃樹旁邊多末清的河水

曾吻着你手上摩的泡洗去你腳上弄的泥。

你是要告訴我那邊的朋友

誰的那一手比別人強，

誰還是生活在馬背上，

誰的槍法好誰的鋤頭不離手，

誰是英雄站在大夥前頭……

這三年使你更加堅強了，

在我同你熱烈的握手裏

在你眼睛的轉動嘴角的笑渦裏，

那已經不是三年前的你了，

站在我面前的是這樣勇敢的戰士呵。

在這鬧嚷嚷的街上

我們就這樣匆匆忙忙地分了手，

我望着你望着你消失在人羣裏頭……

×

×

×

在那靠着江邊的木板房子裏

我找到了你，

你已經剪去了髮辮換上了軍裝

明天清早你又要回到戰場。

那自由活潑的姐妹們在盼望着你，

那山上的麥苗在風裏呼喚着你，

那高大的白馬在草棚子裏等着你呵。

你靠近窗子

窗外晴朗的天空襯托着你的面影，

有一片白色的雲彩

在你的頭髮縫裏飄動，

我低頭望着窗外的江水
是那樣的舒服那樣亮晶晶
就好像你那望着我的眼睛……
在那樣溫暖的友情裏
我輕輕握着你的手
像接觸到北方的鬆軟的土地，
這幾年你這隻手種下的
多少美麗的花朵正在那裏開着。
在你那清脆的聲音裏
我聽到了戰馬的奔跑
聽到馬蹄跑過什麼都自由了，
連那河水連那青草
連那迎接着戰士的好心的小鳥……

我怎末能不默默地

聽着那樣堅強的溫和的聲調

因為那是你的聲調呵。

你怎末一句也不提起你自己

這三年是怎樣過去的？

那平原，那河邊，

那高高的山上靜靜的窖洞前，

你可曾想到一個人一個人

在老遠老遠的嘉陵江畔

他的心呀還留在你的身邊？

但我又怎末能告訴你這個

你的心早到了北方的平原，

哦、明天，再見了朋友，

讓我再握一次你的手，
我走出木板房子走遠了，
我知道你還站在門口望着我的背後……

× × ×

今天我坐在木船上
盪漾在靜靜的嘉陵江，
又看到你曾住過的木板房
和那望着綠油油的江面在發呆的窗。
看哪，多好看的五彩的虹
從這江邊跨到北方的天空，
它怎麼也不告訴我
你在幾千里外是否也望着天空
也看到了我正在看着的虹？

從北面來的一陣陣清爽的風

吹着我吹着江面上層層的水波，

它怎末也不告訴我

幾千里外的桃花是否在風裏紅？

那嘩嘩流着的小河是否又聽到你的歌聲？

我知道你正放好了鋤頭

準備月亮出來在河邊跳舞，

或者在窖洞前坐着板凳

正在討論着什麼事情，

我好像看見了你看見了你

在幾千里外望着天空，

望着雲霧下面多少層山峯

拍打下身上的泥土進了窖洞……

這時候只有這天上的虹
把影子放在水裏放在我心中，
風兒輕輕地從耳旁吹過
好像有你的聲音在問我什末，
我望着那窗戶唱着你唱過的歌。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稱砣

——一個山東半島的抗敵的故事

每人拿一把蒲扇

老鄉送來的，趕趕蚊子扇扇涼，
到院子裏坐坐吧，

下了工怎末還不肯離開工廠。

真的，從我們進了這個門

這熔鐵的爐子就從沒有熄

不信你問問這響了五年的風箱，

在它呼！噓！呼！噓！的歌聲裏

告訴了你鐵怎樣化怎樣打

怎樣在這屋子裏噴着火花，

在砰砰啪啪的錘擊聲裏

我們的汗水滴打在地上

五年了，裝好手榴彈又做缺里把。(二)

不是嗎，打游擊的弟兄們拿着它

從這門口從這山路上

走遍饅頭山毛毛松的山東半島

在人心裏留下了自由的呼號。

你可曾記得五年前的今天

我們來到這山下赤手空拳，

只有這五間漏風漏雨的草房迎着我們

還有這裏那裏，滿長着青草的地面，

我們放下鐵爐放下機件，

先修理屋頂再補牆縫

再把鐵爐機件安屯在裏面。

可是鬼子的飛機整天在頭頂上轉轉，

掃射我們的泥匠工匠

掃射我們這五間草房。

我們在遠處近處尋找

找到了五根台桿砲，

擦一擦鐵鏽挖出砲裏的泥巴

抬在山頂上用石頭當砲架，

老鄉們送來破銅爛鐵

有的捧着挖斷的鋤頭

有的砸破燒飯的鐵鍋，

還有那個村裏的老婆婆
送來自己量東西的秤砣。

雞七雞八把台桿砲裝好

天一亮我們就在山上等着，

看哪，在天邊上在雲縫裏

敵機嗡嗡地來了來了，

看它飛得多響低

簡直不把我们放在眼裏，

來了近了就在山前

轟——轟——轟！

台桿砲怒吼着迎個對面，

在半空裏連煙帶火

一下子把飛機吞沒，
敵機幌幌搖搖一溜煙，
就落在這院子前面，
慌慌張張在草地上燃燒
我們跑下山來撲熄了火苗，
只剩下飛機的骨架
還有一堆灰裏那燒得通紅的稱砣，
誰想它整天論斤論兩
另境這樣不計算什末，（三）
打下了敵機躺在灰裏靜默，
樂得閉不使嘴的那個婆婆
用火鉗檢起了心愛的稱砣。

五年了，我們在這兒做活

守着呼噓的風箱紅紅的火爐，

一担一担的鐵冒着煙在鍋裏熔化，

鐵條鐵片在鐵錘下

砰砰！啪啪！

變成手榴彈變成缺里把。

誰記得月亮來了多少次

看着我們在油燈下趕活，

誰管什麼風從那兒吹來

像有什麼話對誰說說，

我們這兩隻手同時間賽跑

看誰的活計提前做好，（三）

這山東半島上多少個心

跳動着在祝福我們……

老鄉送來的蒲扇真不錯，

怎末還不到院子來坐坐，

你們都出來看哪這就是那個婆婆

五年前送來的那個稱砣。

(一) 缺里把，土槍的一種。

(二) 另境，北方土語，忽然間的意思。

(三) 活計，北方土語，所担任的工作。

旗子

——一個蘇聯的農夫的故事

你忙碌了五十年的好農夫

最親愛的朋友是泥土，

在太陽地裏你揮動着鋤

太陽落了你走進森林裏的小屋。

看你的白鬚子紅皮膚

都留下了五十年的辛苦，

又鬆又香的土迎着吻着你的腳步

你響亮的嗓子喊牛喊羊震動着山谷。

那一天晚上

森林外轟隆轟隆響起了砲聲，

你吹熄了燈

蹲在床邊聽外頭的動靜……

砰砰地幾聲槍

多近呵離你的木頭房，

你拿着木柄子跑了出去

踩着慘淡的樹縫裏的月光

悄悄跑到森林的旁邊，

灰白色的麥田唰唰地搖着麥浪

還有嘩啦嘩啦的樹葉在頭頂上響。

你看見三個人躺在路上

緊緊地抱着土地手裏拿着槍，

指着邊境指着路向，
是三個軍官的模樣。

一面國旗倒在他們身旁
風兒吹着在麥穗上飄蕩。

是你在森林的空地裏
挖了三個坑把軍官埋葬，
把國旗放在磁罐裏
埋在他們的墳頂上，
你默默地站在墳前

忙了半夜的鋤頭在你的身旁，
抬頭望着東方的天邊上
紅色的雲彩像火苗一樣飄蕩

就好像你心裏的那國旗的模樣。

在這邊境的森林裏

有風有雨你一樣下地，

一樣走進那小屋休息。

天一亮你先聽聽森林

有沒有什麼聲音，

看看森林外近處遠處

是否有敵人的汽車和馬匹

在大路上跑着跳着運什麼東西。

每逢過年過節

你走到那軍官的墓地，

默默地低頭站着

心裏想着那一面國旗。

你在這片土地上保護那國旗三年了，
在這塗滿了鮮血和淚水的土地上
飄揚着堅強的報仇的聲浪，
就好像那面國旗掛在森林上
在三年的風雲裏帶着聲浪飄蕩。

這一天清早

你背着鋤頭走出了森林，
麥穗在前面閃着金光
可愛的土地有多寬廣。
你望着天邊的平原上

那多少人馬跑來了；

跑過了麥田越來越近了。

你舉起了手舉起了鋤頭

快樂的淚珠要落下來

白鬍子興奮得抖擻。

眼看那人馬跑到你跟前

多末威武多末雄壯呵，

好多旗子飄揚在中間……

這一些人馬你想了三年

真沒有想到今天見面。

你跑到森林裏那土墳前面

去告訴那三位殉國的軍官，

你三鋤兩鋤刨出了磁罐，
拿出你三年前藏下的國旗
讓它又在風裏自由地招展。

你拿着這面國旗

獻給人馬前面的那位軍官：

『收下這面旗子吧

它在森林裏藏了三年，

在我們的心裏

這三年

有這面旗子插在這地面……』

軍官望着你感動得流淚，
多少隊伍圍着你歡呼，

多少小夥子好像看見自己的祖父。

你好像變成了一個小孩

在人羣裏什麼也說不出來，

只是望着你那面旗子

自由地飄揚在祖國的邊界。

鐵 錘

——一個敵後的老石匠的故事

西北風吹落了樹葉兒飄飄

紅片兒黃片兒落在山半腰，

村子裏屋頂上的烟筒

張着口望着天發楞，

怎末天這樣晚了

他還從村子裏出來向山上走着？

看他手裏拿着鐵錘

後面跟着他的是誰？

在這高高的深山裏

叮叮地叮叮地他鑽着石塊和石壁，

從前鑽出土地爺的石像

放在路口望着鄉下人來來往往

看看那一個來點燭燒香。

還有石人石馬和墓碑

那不過是那一家要排場排場

誰管他幾十年的手藝到底怎樣。

現在他領着徒弟

在深山的懸崖上打着石洞，

叮叮地叮叮地他心裏第一次這樣高興，

這樣擺好了鐵鑽舉起了鐵錘
搖着白頭髮哼着歌聲
點完了炸藥又鑽着石縫。

『這是做着自己的事情

連石頭的聲音和從前都不同，

來吧來吧好弟兄

把糧把槍都放進石洞……』

他把石洞統統都封好

徒弟都跟着隊伍走了，

他望着村前這座高山

這樣親熱地站在他面前，

連山上的森林樹葉上的風

都那樣對着他那樣熱情，

『砸石頭砸了幾十年

從沒像今天這樣高興。』

他回到自己的小屋

冷清的小屋也改變了態度，

就是坑頭上的油燈

都跳躍着點頭歡迎。

半夜裏誰碰碰地敲門

他走了出去小屋就失掉了主人，

只有油燈等他到天亮

老黃狗等着他守在門旁。

這村子在災難裏多少天了

在血泊裏倒下多少莊稼人，

野狗都會在屍首旁流淚

野草帶着血挺着腰忿恨，

死靜的村子

家家都敞開着門，

只剩下小娃兒握着眼哭

只剩下老婆婆在土坑上呻吟。

怎末今天他從村子裏出來，

看他身上的鞭痕一條一塊

抽破了的衣服

痛苦得在風裏搖擺。

看他手裏拿着鐵錘

後面跟着日本小鬼，

繩子綁着他的胳膊

走着罵着在這山路上

連路上的土都氣得要飛。

看他仰着頭望着山上

望着幾十年勞作的地方，

樹葉兒慌忙地落在他身上

像代替誰來問候他受傷。

他是在想村莊裏

一道兒相處幾十年的鄰居，

就是他天天打水的那口井

多少鄉親被推在井裏

血紅的井水從井口流出……

就是他每次碾米的石碾子

多少鄉親推倒在石盤

壓成血肉模糊的一片……

他想着想着走在山半腰

下面是呼呼的吹着風的山谷，

他想着山上的石洞走遠了的徒弟

好像都在風裏對着他歡呼。

『軍糧槍彈都在這山溝』

兩個鬼子兵低下了頭——

他舉起了鐵錘

打落了前面的日本小鬼，

回頭拉着身上的麻繩

一錘打落了身後的鬼子兵……

老石匠摔死在山谷裏

整個山谷都在哭涕，

沉痛的風挾着紅葉呼呼地吹

身旁放着幾十年的鐵錘。

潼關道上

西風迎着你吹來

你瞪着饑餓的眼望着前面，

你懷裏抱着的那個嬰孩

睡着了，來到這生疏的地界。

看你臉上頭上的灰土

風兒吹透你破了爛了的衣服，

我知道你是從洛陽趕來

怎末啦，你望着太陽落山了發呆……

是不是你爸爸推着獨輪車叫人拉跑

你媽媽哭着嚷着在半路上死掉？

是你抱着弟弟沿着鐵路

一步一步到處是生疏到處受欺負

到處是險惡到處是自私呵，

你睜着奇異的眼走了多遠的路……

你望着天上的晚霞一步一步

爲什麼歡迎你的

只是你隨便睡下的路旁的黃土？

天空上那半個月亮

像一個慈祥的眼睛向你探望，

那從山下送來的黃河的聲浪

半夜裏吼叫着

是問候你呢又捲着浪花流向東方……

這時你縮成一團睡在路旁

前面擋着你的
是潼關的城牆，
那一片黑影山下山上
沒有向你招喚的一點燈光。
你溫暖的心抱着冰冷的大地
抱着你弟弟兩個人睡着……
也許你在夢裏回到了家鄉
看見那荒廢的田野燒了的村莊，
也許你小小的心裏在呼喚爹娘
哭着叫着在那半路上……
看你身上叫露水滴溼
只有路旁高粱葉上的冷風來照顧你。
等到黃河流去的天邊上
露出來白色的晨光，

公雞在關上，
獨輪車吱吱地在地上，
關裏關外逃難的人羣亂嚷嚷。
你爬了起來坐在地上，
望着那人羣前面的城牆，
抱起你弟弟怎末噎，
已經硬了在夜裏斷氣，
你沒有喊叫也忘了哭涕，
瞪着眼一步一步向城門走去。
你眼裏望着什麼呢？
多遠的黃河多大的土地
多少受難的人同你在一起……
西風挾着飛土迎着你吹來

你懷裏抱着死了的嬰孩，
是要把弟弟送給祖國
你走着走着把他投到什麼地界？

四十年

至歐樂山克家處過中秋，細雨綿綿，暢談三日，克家朗誦其四十自壽詩——「生命的秋天」，因以和吟，並祝其四十年壽。

窗外的小雨窗外的風

四十年的風雨都留在你心中？

怎末路上越洗越泥濘

四十年的路上是歡樂，是沉痛？

今晚上對着這盞燈

小小的火燄滿屋子溫情，
潔白的桌布整齊的書架
案頭的花瓶裏幾枝染山紅。

我怎末能不這樣沉靜

你的口音使我早回了山東，

堅強的聲調有多熱情

手指頭指劃着來回在屋裏走動……

別說你心裏像一口古井

只要有清水洗洗你心情，

別說生命到了秋天

來到世界才不過四十年。

爲什麼大地不作聲

默默地忍受這多年苦痛，

爲什麼肥沃的土地上

到處是饑餓和貧窮。

我知道你深深地愛着土地

愛那春天的麥苗秋天的果實，

不是嗎？你更愛那莊稼人

愛那風霜的臉上有那麼樸實。

我想像一輛老牛車

慢吞吞地在大路上轉動，

過去的日子就像這牛車
笨重得只叫你忍氣吞聲。

可是你看看山東半島
從前的莊稼人現在站起來了，
那一片歡呼合在一道
在祝賀你呢那親愛的鄉巴老。

今晚上隔着幾千里
八年了，你離開美麗的土地，
那一些勇敢的青年在等着你，
那一些長大了的孩子在盼望着你。

我默默地想念自由的土地
聽着你的口音像回到了家鄉。
克家，雨停了的時候
我們到山上向家鄉望望。

烏克蘭草原復興了

你們是從山林裏回來的

從高原上的農場裏回來的？

趕着牛羊，拉着大車，

走着，唱着，歡呼着，

回到烏克蘭的大草原上，

回到離別了三年的家鄉。

看一看從前勞作的地方

看一看葡萄架看一看農場，

看一看大草原還留着傷痕

苦笑着，在陽光下歡迎你們。

望着燒了的農場

你們搭起了帳篷，

風兒愉快地吹過

天上的飛鳥都留下愉快的歌聲，

晚上，你們趕着夜工，

天一亮，你們就跑到農場，

開着拖拉機翻起土的波浪。

搬磚搬瓦拿着圖樣

在那破瓦灰堆上

你們又造起了新的樓房。

多勇敢的婦女什麼都擔當，

小小的兒童也進了學堂

同麥苗一道愉快地成長。

地面上的災難和傷痛

現在只留在人們的心中。

烏克蘭草原翻一個身

吐出了萬里的青苗

點着頭在風口裏祝福你們。

高加索送來的牛羣羊羣

哐哐地——哐哐地——

從天邊趕來了，

先低下了頭嚐着烏克蘭的草。

烏拉爾送來的熔鐵爐的機件，

在車站上堆滿，

在等着走進新的工廠，

在等着轉動，噴火，冒煙……

西伯利亞送來的木料

堆在地面上那樣高。

這都是兄弟的真情，體貼，愛，

從老遠把東西送來。

在烏克蘭的大家庭裏

連一塊石頭一把灰泥

都知道爲什麼團結在一起。

也許你們放了工，

也許你們從農場回來，

修拾修拾走到了廣場

一個盛大的晚會對着月亮

慶祝你們復興了家鄉。

你們望望新的電力廠

像巨人一樣，

推動着多少架機器

製造出坦克，大砲，槍，

又推動着電車送到了前方。

這一些新生的力量

都在慶祝的晚會上

變成交響的樂曲在月光裏飛揚，

變成勇敢的聲音是工農的合唱。

那位老婆婆穿着盛裝

跳着烏克蘭的土風舞

天真地微笑着像她的孫女一樣。

河水柔和地笑着，

風兒在樹葉上悄悄地樂着，

那眯着眼高興的是天上的月亮，

那愉快得叫起來的是農場的牛羊。

我在萬里外打開了窗

亞細亞的夜霧蒙着月亮，

我吹起竹笛對着你們歌唱

歌聲叫遙遠的天山阻擋，

我叫天上的一片白雲

向西飛呀，把歌聲帶到草原上

帶到那自由歡樂的晚會上，

白雲默默地對着我
好像並沒有聽見我說什末，
只有天空裏你們的歌聲
那牛羊的歌聲機器的歌聲，
那農場菓園上颯颯的風
同你們活潑的舞姿康健的笑容
那向着我的窗口吹送……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夜

清道夫和白菓樹

沫若先生庭前有一株白菓樹；樹身高大，葉色蒼綠。先生研究古代史，嘗喻爲清道夫。因以作歌，祝先生五十四年壽。

當你開着窗子坐在案頭
那白菓樹的影子就在門口，
綠油油的樹葉搖幌着
天天白霧在上面飄浮。

你的心跑到幾千年前

同那時候的人物對面談談，
把二十四史——像一串胡塗賬
對着本來的人物從新結算。

誰說這不像清道夫

打掃人心裏幾千年的髒土，

誰說我們要一個勁胡塗

看不清祖先的本來面目。

在你面前飄動着許多面孔，

那是古時候的農民，英雄，

古時候黃河也向東流

古時候戰場也遍地是蝗虫。

多少勇敢，誠懇，和真情
變成了英雄的下場和罪名，
多少圈套，奸詐，和奉承
變成了吃人的關氣和威風。

現在都不過是一堆土

只留下影子在人心裏浮動，

白菓樹發綠又發黃

你坐在窗前望着霧沉沉的天空。

是不是你左手抱着小孩
看他望着你寫作，有多乖，

那蒹蘆架下漢英和蜀英
推着竹車跑去又跑來。

直到白霧在陽光下飛散
黃霜霜的樹葉落在你窗前，
也許你放下筆抱着小孩
想着幾千年的錯誤到外邊看看。

老寡婦和她的兒子

老寡婦坐在風車旁

手裏搖着風車

白白的米粒像流水一樣

從風車口流滿了竹筐，

這是今年新打下的米

帶一回自家先嚐嚐。

她的兒子措起輾過的米

一簸箕一簸箕倒進風車，

又把竹筐裏的白米量出來

裝滿了瓦缸又裝進口袋……

門外落着硬是焦人的雨
小雞在門口縮着頭蹲着，
屋檐上的滴水像心頭的淚
流去幾十年愁苦的日子，
這能怨誰，能怨誰？
一切都爲了這個兒子。

看哪看哪，老寡婦望着門外
保長拿着賬簿
甲長拿着錢袋，
還有兩個人背着槍
惡恨恨地走進門來……

今年的糧稅早已納完

難道是他們又來要錢？

納糧納稅還不算

怎末啦，怎末啦，

還要拉走她的兒子？

不管她跪在地上哭哭哀求，

誰管她除了一個兒子什麼也沒有，

那兩個人拉着她的兒子

保長還說這是件好事。

老寡婦在門外哭

小雨淋溼了她的衣服，

村裏的小孩探着頭看，

只有樹葉流着淚落在門前，

屋裏耗子不管她哭啼
跑來跑去吃她的白米，
直到黑漆漆的天空只聽見雨聲
東鄰西舍家的窗前點上了油燈，
老寡婦一個人還站在門外
哭着盼望着她兒子回來。

村裏的王嫂來到她門前
才把她拉進屋子裏面，

『你兒子拉走不要緊

那劉家的兒子不是還在家裏蹲
拿錢說情就頂上了別人，
他們說你地下埋着黃金，

『說你有錢才不另嫁人……』

老寡婦拿出房契地契

拿出她出嫁時陪送的東西，

叫王嫂拿去押拿去賣

只要自己的兒子能够回來。

等到瀝瀝拉拉的雨下到天亮

屋子裏的小雞唧唧地煽着翅膀，

老寡婦還瞪着眼坐在板凳上

想着兒子身上綁着繩

說不定現在受了刑……

她眼裏隔着哭乾了的淚

多少媽媽都這樣想自己的孩兒。

她拿着房子地換來的五萬元

跑到鎮子上進了茶館，

茶館裏是這樣熙熙攘攘

爭吵聲笑聲和平常一樣，

有誰理會她的哭訴

真太多了像這樣的事。

她在茶館裏呆了半天

那兩個拉去她兒子的人走進茶館，

她哭着求着跪在地上，

那兩個人叫她起來慢慢商量，

那兩個人拿到五萬元

知道兒子就在這不遠——

「哎呀，老太婆你先回去吧，

這件小事交給我們倆，

保管今天晚上

你就能聽見他叫你聲媽媽。」

老寡婦在路上想

今晚上兒子回家的模樣，

先別告訴他房子地都賣完，

先叫他舒舒服服吃一頓晚飯，

再同兒子一道多吃點苦，

搬在草棚子裏去住，

兒子可以作個短工

她自己給別人洗洗衣服……

她想走着到了樹林，
前面就是自己的房屋，
那兩個人從後面趕來

『老太婆，老太婆，
你回來……』

他們把老寡婦拉到林子裏
解下腰帶把老寡婦勒着
老寡婦掙扎了幾下斷了氣，
就把老寡婦掛在樹枝上，
那兩個人就在樹林裏數錢分賬。

十一月十八日晨

老頭兒和他的女兒

小車子吱扭吱扭

牲口走累了低着頭，

人們拾起好重的腳步

量不完彎彎曲曲的山路，

臉上身上全是泥土

滿山溝谷——大人的哀叫小孩的啼哭。

你看那一位老頭

在山路上推着獨輪車，

他的女兒在前面拉着

車上搖幌着鐵鍋，鋪蓋，用具。

走到前面的村頭

多少老百姓站在火車站口，

車上車下喊聲，哭聲，罵聲

混在一道亂七八糟，

只有火車不作聲

多少天了站在那不動，

不管你等得多末急

誰叫你只用井水充饑。

老頭兒和女兒擠到了車站

把小車子放在電桿子下面，

打開鋪蓋支起了篷

望着鐵鍋沒有米做飯，
他女兒脫下了藍布衫，
在車站上叫賣換幾個錢，
車站上人擠人黑鴉鴉的一片。

等車等了很多天

鋪蓋用具什麼都賣完，
小車子劈成柴燒成了灰，
鐵鍋換了一碗稀飯。

老頭兒病倒在車站上
他的女兒守在他身旁，
只望着火車進了山洞，

摔下了許多老百姓，

火車帶去了哭聲喊叫聲

屍首旁跑來許多野狗。

等車的人饑餓，忍耐，呻吟

天天把希望指着明天

病了死了有誰肯看管，

只有歹人拿一點米糧

把金銀衣物都換進村莊。

眼看着病的人在地上死了

來不及啼哭也沒有棺材，

眼看着等車的人等不到，

拖拖拉拉地走了，散了。

車站上只留下老頭兒

風兒吹不乾女兒的淚，

只有沙土向着老頭兒吹

吹着老頭兒在地上哼哼，

女兒的淚水對着車站的冷靜。

『女兒，你逃了逃了吧

別管我這條老命，

將來你回到家

到祖墳上看看你媽……』

直等到月亮掛在天上

冷靜的山野聽到砲響，

轟轟，轟轟……

樹枝土地一道在震蕩，
老頭兒還躺在地上哼哼，
他女兒把他抱起來
背在身上向村莊走動……
歹人從村子裏跑出來
把老頭兒摔在路旁
抱着他女兒回到了村莊。

『等等吧等等吧

先到我那吃點什麼，

回頭再叫人抬你的爸爸。』

半夜了，冰冷的月光
照着老頭兒躺在路旁，

那樣彎曲着身子

靜靜地一聲不響，

路旁的黃草落上了白霜，

也落在老頭兒身上，

村子裏出來了一個歹人

走到老頭兒跟前

叫了一聲踢了一腳，

老頭兒睜開眼哼了一聲

那歹人解開老頭兒衣服摸摸口袋，

把老頭兒衣服都脫了下來，

走了，遠了，大搖大擺。

遠遠地響着砲聲

天邊上一陣陣通紅，

只有老頭兒守在路旁
直挺挺地躺着混身精光……

你是從湘江來的嗎

你是從湘江來的嗎？

幾千里真不容易，

你是怎樣離開了家

一家人只剩下你自己。

在這不見太陽的冬天裏

你看這陰慘慘的難民棚，

你說你年青有力氣

可是天天只叫你白白的等。

爲什麼，爲什麼，

長江的流水它不會說話，

只是吹來刺骨的冷風

像是告訴你這就是同情！

誰使我們只能默默相對

心裏的話是眼上的淚水，

我也是什麼都丟光的人

送給你的這一個堅強的心。

是的，堅強的心就是戰鬥的旗幟，

天下的好人常常是受氣。

真的，幾千年的冷淡和無情，

地面上只留下苦痛和稀鬆。

怎末能老是一榻糊塗

專門忍受敵人的欺負！

怎末還打哈哈閒扯蛋

總有沒地方再逃的一天！

你來到這不是爲着流淚

誰願自個變成時代的累贅，

眼看着大地發臭，化膿，

長江的流水都洗不清。

當你望着白霧在江邊發呆

想着湘江在幾千里外，
也許那裏正飄着白雪
多少被殺的親友有誰掩埋。

當你在難民棚裏打哆嗦
帶着友情來看你的是我，
我這樣望着你說什末
噤噤的江水都不能自由唱歌。

當你有一天回家的時候
湘江兩岸又長出青草，
別忘了我在長江這頭
有江水的聲音就是我向你問好。

十二月十四日

當我們還能在一道的時候

晚上，江水嘩嘩地流

我在江水的這頭，

當人們想起這又是一年，

當愁苦不覺得又上了臉，

當路燈瞪着眼都有點疲倦，

當春風在天邊都等得不耐煩，

是誰的心啊！像走不動的木船，

是誰拖着這一些時間？

我望着江水望你那邊，

你忙些什麼？在江水的那頭，

當我們還能在一道的時候。

天天白霧霸占着江面

我在江水的這邊，

車有輪子是爲了向前

時代，大地，誰能叫它倒轉？

連樹木都盼望有一個春天

連飛鳥都呼喚人間的溫暖，

連莊稼這樣長出米粒都不情願，

連大陸這樣呆在天空都要紅臉。

苦難怎能坐等它好轉，

是誰糟塌了這多時間？

你忙些什麼江水的那頭，

當我們還能在一道的時候。

誰能擋住江水不向東流，

誰能喝住地球不向前走，

這多年苦頭誰還能默默忍受，

那個人心裏不在呼喊自由，

頭頂上有天空不能只是咀咒

地面上有垃圾不能只皺起眉頭，

我們都有個好的歌喉，

為什麼還沉默着不能開口？

來呀！青春的生命就是戰鬥，

美麗的世界離不開雙手，

你忙些什麼在江水的那頭

當我們還能在一道的時候。

十二月二十七日

人民歌者

來到世界上沒有歡樂

幾千年的痛苦陪着我唱歌，

爲什末忍受着低頭勞作

心裏斃着幾千年的呼籲，

你說這到底爲了什麼

是誰叫我們受不夠壓迫，

幾千年了拖拖拉拉挨過

誰說墳墓才是休息的場所。

我來到世界上三十年

多少美麗的影子在我的面前，
我喊，我哭，我歡笑，
人民的聲音就是我的歌調，
小麻雀問我是否難過，
是的，我好像走進荒涼的沙漠，
三十年了我並不寂寞
人民的呼聲在溫暖着我。

我站在大陸上向着四方
背着花鼓自由地歌唱，
天空照着一樣的太陽，
有些地方喜氣洋洋
有些地方豐年也鬧饑荒，

爲什麼爲什麼，我能不歌唱？

春風從萬里外吹來

萬里的秧歌飄揚在地面，

大江滾滾地在腳下呼喊

人民的時代就在面前，

歡呼呵，從災難裏從痛苦裏，

幾千年的奴隸今天歡唱，

我敲起花鼓向着四方

一片人民的歡呼在大陸上震蕩。

一九四五年元旦

望中原

我站在山頂上

望着遙遠的北方，

紅冬冬的雲彩在天邊飛翔，

背後的喜瑪拉雅山捧着傍晚的太陽。

在幾千里外的大平原上，

在那古老的黃河兩旁，

在那七零八碎的寂靜的村莊，

在那聯接着村莊的大路上，

現在該又落滿了白雪。

獨輪的小車子在雪地上

轉動着，低着聲音歌唱，

毛驢兒在雪地上

點點頭走着，叮玲叮玲地搖着鈴鐺，

人們的脚步在雪地上量

這痛苦的年月能有多長，

嘴上的熱氣在寒冷的路上

吐出幾年的堅苦和願望。

這幾年驟馬都被拉光

倉裏空着沒有一點口糧，

草垛平了只剩下腐爛的草

誰還敢白天裏走進磨房，

牛兒驢兒放在地窖子裏
小聲地吩咐着不要露出聲響，
年青力壯的都悄悄走了
老頭老婆兒守着村莊。

就在這傍晚的陽光下
黃河嚶嚶地流着冰塊，
大平原上的白雪閃着金色的光
天頂上也飛着紅冬冬的雲彩，
村裏的人望着黃河邊
我們的隊伍過了河來了，
多末英武多末強壯呵
我們的隊伍回到了家鄉，

把牛把羊都牽出來吧

好日子已經來了，

飛鳥忘了回巢，太陽不肯落下，
幾年了，今天村頭上才有歡笑。

就在那傍晚的村頭上

老頭兒拿出攔了多年的爆杖

掛在竹竿上在村頭點放，

老婆婆高興得有一點哆嗦

喊着孫兒給戰士唱歌，

姑娘媳婦小聲地談

快回去給戰士燒水燒飯，

屋頂上吐出輕快的白烟。

這是我們自己的隊伍
多高興呵，快敲鑼敲鼓，
告訴大夥都出來吧
平原上的男兒回了老家。
幾千年的黃河第一次聽見
人民的歡呼響遍了平原……
我站在山頂上望着北方
好像聽見了那兒的歌唱，
那兒的秧歌那兒的舞，
那兒土地上不再苦痛，
連麥苗在白雪下都很舒服……
有多少北方的兒子像我一樣
在這裏望着天邊背着夕陽

望着幾千里外的家鄉……

元月二十六日

去年今年

去年今晚，

案頭上的油燈

牆壁上你的身影，

滿屋子裏

是你清脆的歌聲。

你望着窗外的那顆星

笑問着我

可聽見星星也在唱歌。

四下是這樣靜

只有鐘表在時間裏進行。

今年今晚

燈光這樣暗，

只有你的歌聲

還留在房間。

我望着去年的那顆星

靜靜地在天上走動，

看着年輕的地球

看見我在上頭。

這時鐘聲笑問着我

去年今年你一樣靜默。

元月卅日夜

紅 棗

如果這個遠來的紅棗
就是你給我的音信，
它是否告訴我你在土窖
怎樣想着我的聲音。

『叫時間拉着還不算事
這遠的路又能怨誰，
工作完了還不是在等
不信你問這牆上的鐘。』

我好像飛到你的窗前

滿山的燈火雪白的地面，
你窗前的燈顯得更明

織機就是你心裏的歌聲。

『如果世界上有歡樂

你不在跟前怎末說，

在戰場上別把我忘掉

見面時好好向我報告。』

我望着這個遠來的紅棗

就好像接到你的音信，

它告訴我你在土窯

在織機旁你心裏的聲音。

二月二日夜

媽 媽

街面上稀疏地響着爆竹
多少不幸的人在街頭啼哭，
尋找幸福的被幸福欺騙
幾千里跑來誰還有心過年。
這時我想念我的大海
好像它就在我的身邊，
自由地翻起層層的浪花
海邊上我的媽媽在等我回家。

『八年了，兒在外頭』

媽每天站在門口，
但願能够再見兒一面
八年的淚水換一個笑臉。
兒種的樹苗已經長大
年年想着兒看它開花，
大海天天在眼前呼嘯
不該把媽的年紀催老。」

「只有夢裏兒才在跟前
那葡萄園，那大海邊，
兒騎着竹馬，提着竹籃，
拉着媽的手看海上的船。
現在家裏的人都上了山

成年成月才回家看看，
媽埋好八年前的葡萄酒
等兒勝利從山路上歸還。」

八年的血淚迎着回家的路，
幾千里的風雪今晚上啼哭，
我隔着風雪望着大海
有我的媽媽住在海邊，
我想在我回家的時候
先看見我媽站在門口，
八年的話先說什麼
當我第一眼看見了媽媽。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夜

一朵紅花

葵——喳，葵——喳，

葵——喳，葵——喳，

來呀來呀，在山溝裏

坐個圈圈靠着竹籬笆，

看哪，那山坡上那黃桷樹下

都站滿了人啦，

今兒個太陽也真好，

曬着新棉襖，曬着山上的草，

曬着山溝裏的一條小河，

那晃眼的水花笑着樂着流過。

簌——喳，簌——喳喳，

簌——喳，簌——喳喳，

那是誰家的小媳婦

接進門就整天勞苦，

做飯，鋤土，種菜，織布，

還得好心好意對付不成器的丈夫。

看她舉起了鋤頭望着山，

一片荒地變成了耕田，

看她在窖洞裏織布紡毛

一家人穿上了新的棉襖。

簌——喳，簌——喳喳，

簌——喳，簌——喳喳，

幾千年從根也沒有

鄉下的小媳婦抬起了頭。

世界原來沒有定規

誰來到世界是要欺負誰，

大姑娘小媳婦第一次看出

在這世界上自己的能力，

三千里外的窖洞前

多少婆姨在織布紡線。

簾——喳，簾——喳，

簾——喳，簾——喳，

看那小媳婦出來哪，

衣襟上帶着一朵紅花，

這是她整年整月的勤勞

把荒涼的地面在手下改造。

這是幾千年婦女的眼淚

結成今天英雄的花蕾。

這是成千成萬姐妹們的驕傲，

紅花就是解放的記號。

簦——嗒，簦——嗒嗒，

簦——嗒，簦——嗒嗒，

場子裏的人靜靜地聽

我最熟悉的莊稼人的歌聲。

這鼓這鉢這音調

是這樣地在我的心裏跳躍。

看了這三千里外歡樂的舞步，
怎末能不想想誰還在吃苦。
看這新時代的小媳婦像誰，
多少人望着她感動得流淚。

簦——嗒，簦——嗒嗒，
簦——嗒，簦——嗒嗒，

太陽爬上了山半坡，

山溝裏熱烘烘地鬧秧歌。

一羣小鳥望着小河，

爲什麼要用籬笆來束縛。

這北國的歌聲，雄壯的音拍，
把三千里的籬笆給我打破。

再見了，小樓

贈別沫若先生

這深深的巷子裏

這一座三層的小樓，

這五年悶人的年月

連風雨都愛護這小樓

因爲是你住在這小樓啊。

連巴兒狗站在這門口

都搖着尾巴低下了頭

因爲是你住在這小樓啊。

有多少青年走到你身邊
帶着遙遠的慘痛的故事
告訴你什麼他親眼看見。

這大陸上幾千年

多少荒唐的事情還留在地面，

獨有這小樓在白霧裏

鎮靜地迎着可愛的晴天

好像是受了你的感染。

夜夜燈光在你的窗前

過路的人都覺得溫暖

想着是你在這小樓裏

放輕了脚步怕驚動你，

就是天上的星光在幾萬年前
都特爲趕來同你見面，
就是江水不停地流
都嘩嘩地向着你問候。

是誰叫我離開了你
帶着沉重的心走在街頭，
回頭望着這空了的小樓
好像你的聲音還留在裏頭。
那是新的亞細亞的呼喚
像三月的風吹紅了萬里的菓園，
那是下一代心裏的鈴鐺
指着青年人的路子在前面響。

記得八年前在東京

我有着今天同樣的心情，

質文社的朋友被抓在牢裏

是我半夜到千葉去看你。

當我走了望望你的家

多氣悶的水田在星光下，

我遠遠聽着你讀書的聲音

離開了你的的是幾個年青的人。

這八年，在香港，在桂林，在江南，

從前的學友死在饑餓，死在戰場，

今天的春風吹在他們的墓前，

他們的心還在青草上動蕩。
今天我又要離開了你，
想着歌樂山下的瀨家橋畔，
白菓樹搖着綠葉向我擺手
河水爲我流去了五年。

在那寂靜的河邊的草地
有孤零零的戰友的土墳，
有誰到河面去尋找影子
只剩在風裏不平的竹林，
河邊的茅屋那樣冷靜
院子的鷄鴨悶悶地不作聲，
是想着它們的主人就要分散

還是賭着氣責問爲什麼有今天。

我回頭望着這空了的小樓

惦記着你向大街上行走，

面前捲起千丈的飛土

整個都市爲什麼像墳墓，

我不過是這墳墓上的一顆青草

同天下的青年走在一道，

我望着這小樓走遠了、

耳邊還響着你的音調。

四月二日

喜事

新娘子坐在花轎裏

低着頭在想什麼呢？

吹鼓手在前面吹吹打打

好像在爭着替她說話。

『反正只有這一次

誰想到嫁人這回事，

還不是看着他心眼好

才願陪伴他過到老。』

她斜着眼瞅着前面的花轎

今兒個麥田也向着她笑，

就連山上的草天上的鳥
也都在望着她這亂顫的花轎。

新郎坐在花轎裏

望着自己耕種的田地，
心裏就像這身上的繡球
一大嚮嘍話都在心裏頭，
這座山這條路

今兒個都向着他打招呼，
菜花上一對白色的蝴蝶
對着花轎上下飛舞。

兩乘花轎進了村口

噯——哈哈，噯——哈哈，

吹鼓手吹着大喇叭，

公公婆婆站在門口

裂着嘴招呼花轎停下，

兒童在花轎跟前打哈哈

笑問着：『新娘子不累嗎？』

天井裏打着蓆棚

棚上掛着紅的彩燈，

公公婆婆張羅着吃酒，

新郎新娘忙着磕頭。

直到太陽落了山

親戚朋友都已經走散，

只剩下彩燈還在等

窗紙紅紅地對着天井，

公公把新郎叫在跟前

巴達巴達地吸着旱烟：

『成家了，活計要自己担。』

婆婆站在門口打着哈欠：

『回去睡吧，忙了一整天。』

新娘子坐在炕頭望着燈

心裏像燈火一樣紅

側着頭聽着外頭的動靜。

這時候有誰來敲門

蹦蹦地，蹦蹦地，

打開門進來幾個黑影

吵鬧得有多兇，

是什麼風吹來了這一羣

爲什麼半夜裏來拉人？

公公叉着手站在門口：

『要拉我兒就把我拉走。』

婆婆流着淚苦苦哀求：

『只剩這個兒養活家口。』

來人氣哼哼站在門前：

『沒有話說，不走就拿錢。』

公公把着門同他爭吵，

來人一把把公公推倒，

還從腰裏摸出手槍，

向着公公比量着要放……

新郎拿着斧子跑出去，

婆婆拿着菜刀跑出去，

砍呵砍呵在天井裏，

分不清誰在叫誰在喊，

槍聲和斧頭聲打成一片。

新娘子暈倒了又醒來

屋裏屋外東倒西歪，

怎麼公公爬起來又倒下，

怎麼婆婆躺在地上不說話？

門兒發呆地張着口，

砍倒的壞人爲什麼叫他抬走？

新娘瞪着眼在尋找新郎，

屋裏的燈也這樣著急

把她害怕的影子照在牆壁，

窗上好多槍打的窟窿

唔——唔——地吹着風，

門外黑骨降冬，

公公婆婆躺在黑影裏不動，

她什麼都忘了，跑了出去，

『郎呀，郎呀，你在那裏？』

街上那樣黑，那樣靜

只有屋脊上幾顆星星

冷冷的光指點着半夜的風

吹送村外啼哭的虫聲。

東鄰西舍緊緊地閉着門

生怕又要牽累了人，

新娘孤零零地站在街上——

那是什麼呀

那黑的一團躺在那旁，

那不就是他嗎？

那手裏的斧頭還在閃亮。

『郎呀，你就這樣離開我，

還沒有同我說一句話，

房裏的燈火還在等你等我，

你恨恨地向着天要告訴我什麼？』

新娘把新郎抱到家裏

同公婆的屍首放在一起，

她倒在郎的身旁放開聲哭啼，

只有房裏藍色的燈火

吱吱地爲她嘆息。

公公辛苦了幾十年

老練的手看管着幾畝田，

婆婆半輩子彎着腰

把地上的穀子掃作一團。

眼望着自己的兒子長大，

多年的盼望兒子成了家，

滿望着四個人一道做活

這一輩子能有點快樂。

現在希望都在那裏？

只剩下小媳婦一個人哭啼，

遠遠村外狼叫的聲音

在這深夜裏向着誰追問？

聽她哭啞了喉嚨哭聲停住，

看她在屍首旁忽然站起，

點亮了燭燒起了香

把陪嫁的新被給新郎蓋上。

（這時村裏的打罵聲哀求聲

忽然打破了半夜的寂靜。）

她解下了腰帶扣在門上，頸上，

踢倒了脚下的板凳身子懸在半空，
香鑪上的白烟呆呆地送着她，
桌上的燭火流着淚照着她，
她留下了什麼話？

爲什麼三千里內到處是打罵？
燭火哭問着夜還有多長，
萬里的鷄聲在催促着快些天亮。

六月十二日夜

五十年

祝茅盾先生五十年壽

五十年，面對着

五千年荒唐的大陸，

指着這個那個人吃人的

揭穿它的悶葫蘆。

真的，這五十年

多少花樣在眼前變，

你看了多少滑稽的事。

從不想自己舒舒服服

你寫，你喊，連石頭都感動，

你最知道青年人的道路。

看，那不是清清楚楚
誰在給自己挖着墳墓，
用扭扭捏捏的扯謊，
用空空洞洞的言辭，
有什麼用，有什麼用，
問問看，誰還答應！
還不是把墳墓挖得更深，
好多裝幾個同夥的罪人。
這五十年有多少人物
就是這樣進了墳墓。

可並不是鬧着好玩，

這已經是人民的世界，

再說老百姓是傻瓜，好欺負，

到頭來就明白是自己太糊塗，

本來嗎，時間不能倒過來數，

錯了錯了，趕到墳墓裏才清楚。

這五十年有多少人物

就是這樣在墳墓裏啼哭。

看哪，微笑在亞細亞風雲的前面，

有茅盾先生和我們青年。

你換了多少個小房間

坐在書桌上三十年，

什麼都是自己來

運動運動，掃地，買菜……

迎着亞細亞的荒涼和災難，

你默默地走了五十年，

你的影子在前面走動

你的後面是青年人的歌聲，

這是多麼雄壯的行列

連路上的小草都喜歡同你親熱。

就是在今天

幾百萬男兒站在中原，

他們的歡呼裏有你的名子，

風兒都笑哈哈地擺弄着旗子，

要不是這山城睡在白霧裏
這東來的風早就告訴了你。

現在我舉起這個茶杯

祝賀你光輝的五十歲，

多早晚我回到黃海的岸頭

迎接先生喝一杯陳年的紅酒。

六月二十四日

後記

這兒的二十二首小詩，是去年春天集成了「爐邊」以後，到今年上半年習作的大部份。這一年間有很大的變化，幾十年幾百年的歷史行程上的五光十彩，在這短短的一年間，各自集中噴射着火花和光芒，上升的力量更加光芒萬丈，下降的力量逐漸露出原形作死灰復燃的掙扎，這一年間，起着更大的新陳代謝的歷史作用，而它的主動力量，是人民的覺醒，人民世紀的來臨。

我們面對着兩千年的封建生活，眼看着它

像沙灘遇到洪流一般地沉沒了，封建不再是束縛人的支配的力量，而是相反地快變成歷史的陳列品了。我們面對着八年的戰爭生活，眼看着災難的洪流，饑餓的洪流，旱災，水災，蝗災，在大陸上蔓延着猖狂着，敵人在製造着這許多災難，而敵人不再是戰勝的力量，相反地在大陸上快接受它侵略的後果了。

我們在這都市裏，這一年來，看到聽到體驗到的，是多末豐富的時代的面影，多末骯髒的時代渣滓的浮沉，多末壯麗的新生力量的成長。可是有一種氣悶的帷幕橫在你面前，好像是黎明前的一陣灰暗，使你的喉嚨沙啞，使你的眼前像吹着風沙，使你摸摸索索像在黑夜裏

走路，使你心裏的聲音像裝在悶葫蘆裏，但是
在這帷幕的外面，一個多末燦爛奪目的燈塔在
亞細亞大陸上照耀着，它的光芒是那樣感召着
朝氣勃勃的新生的力量，以至帷幕裏氣悶的心
靈都受了它的感染，像走路的人找到了甘泉，
以至這帷幕自身都搖搖擺擺地失掉了迷蒙人的
力量，像一片烏雲在風頭上。

亞細亞在新生的前夜，新詩歌在新生的前
夜。

在這大悲忿大喜悅的鼓動中，在這新的成
長和舊的死亡的豐富的現實裏，發掘着自我，
作生命的追求的，像秋天的蟲子抱着草根悲
鳴，忘掉了自我，作生命的吶喊的，像漏氣的

喇叭，空空洞洞地叫喚，如果自己的心同老百姓合不了拍，如果落不到農村的大海，人民的大海，却漂游着變成半天吊的心理狀態，就會失掉詩藝術所依據的豐富的泉源，和無限前途的發展的路徑。沒有比這一年再明白的了，我們得到了明燈的指路，糾纏多年的問題都應刃而解了。

這一年是詩人們的心向老百姓推移溶合的一年。

x x x

而這一本小集子，却只是嘗試摸索的一點痕跡，就說它像一座橋吧，只是從此以後能有點像個樣子的東西才好呢。

「爐邊」裏的詩，多半是在歌樂山下瀨家橋畔寫的，而這裏收集的，多半是在山城裏的一個小樓上寫的，現在小樓裏的朋友已經分散，在詩的路程上恰巧是一個新的開始。

人民的呼聲已經響亮起來了，「黎明在東方」，我們迎接着新時代的來臨。但願這本小詩，能給親愛的讀者一點音信，好像在時代的橋頭上吹奏的牛角，好不好聽就不在話下了。

.....

.....

.....

以上的短文，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在山城一座悶熱的小樓裏，集好了一年多的詩稿時寫的。那時，由一位朋友交一個印製廠印，

而我也離開了那座小樓到了鄉下。接着同一個朋友在一個晚會上聽到了抗戰結束的消息，看到了街面上熱狂的樣子。接着那個印製廠開故事，把已排好的「紅棗」詩集，沒打紙型就下了板，印不成了。接着我帶着詩集的校樣，坐着過江大小的輪船，同一位詩友，離開住了六年的山城，順江東下了。

現在把詩集的校樣拿了出來，已經快兩年了，它跟我走了很多地方，留下很多朋友閱讀時的注視和關心，爲了紀念那些親愛的影像，爲了紀念那座小樓和那許多朋友，詩集還照原樣，只是把題名「紅棗」，改成了「清道夫和白菓樹」，序文改成了後記，算是詩集「河冰

解凍的時候」的上卷。

雲遠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夜

戴雲遠 著：

爐 邊 (詩集)

雲海版

靜默的雪山 (長詩)

商務版

苗 家 月 (詩劇)

東方版

清道夫和白藹樹

雲健詩草上卷

著作者：咸雲遠

發行人：遲榜

春草詩舍藏版

基本定價：國幣四元五角

出版期：一九四七年九月

冊數：一一一五〇〇

版權所有

總經理處

羣海聯發所有

上海山陰路豐里七十七號

林



\$4.50